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 第七十回 狠漢貪心遭主逐 賢妻巧嘴脫夫災

休太狠，頭上老天不肯。常言細水能流永，萬事俱關命。行險只圖倖倖，全把寡銅相騙哄。若無智婦能詞佞，敲打還追並。

——右調《謁金門》

再說狄希陳那年在京坐監，舊主人家童七，名字叫童有瑩，號是童山城，祖傳是烏銀銀匠。其父童一品是個打烏銀的開山祖師，使了內官監老陳公的本錢，在前門外打造烏銀。別的銀匠打造金銀首飾之物，就是三七攪銅，四六攪銅，卻也都好驗看。惟這烏銀生活，先把來燒得扭黑，再那裡還辨得甚麼成色；所以一味精銅打了甚麼古折戒指、疙瘩鈕釦、台盞杯盤之類，兌了分兩，換人家細絲白銀，這已叫是有利無本的生意。誰知人心不足，每兩銅還要人家三錢工價，弄得銅到貴如銀子。他又生出個巧計，哄騙那些愚人：他刊了招帖，說：「本鋪打造一應器皿首飾，俱繫足色紋銀，不攪分文低假，恐致後世子孫女媚男盜。四方君子，用銀換去等物，不拘月日，如有毀壞者，執此帖赴鋪對號無差。或另用新物照數兌換，止加工錢；如用銀，仍照原數奉銀，工錢不算。執帖為照。」人換了他的東西，果然有來兌換的，照了帖一一換去。所以把這個好名傳開，生意大盛。起先是取老陳公的本錢，每月二分行利。一來這老陳公的本錢不重，落得好用；二來好扯了老陳公的旗號，沒人敢來欺負。不敢在老陳公身上使欺心，利錢按季一交，本錢週年一算，如此有了好幾年的光景。老陳公信這童一品是個好人，爽利發出一千銀子本來與童一品合了伙計。本大利長，生意越發興旺。這童一品恐怕別人攬了他的生意，學了他的手段，不肯別招徒弟，從小只帶了兒子童有瑩幫助。

童有瑩總裡排行叫是童七。這童七自十二歲跟了父親打造生活，學做生意，不覺一十八歲；這年娶了親，是毛毛匠駱佳才的女兒，錦衣衛白皮靴校尉駱有義的妹子。這童七命裡合該吃著這件衣飯，不惟打造的生活高強，且做的生意甚是活動。

這年秋裡，恰好童一品生病死了，老陳公依舊與童七仍做生意。不料到了冬間，這老陳公也因病身亡，把這個烏銀鋪的本錢一千兩，分在大掌家小陳公名下。這小陳公也仍舊與童七開造銀鋪，生意也照常興旺，當初童一品這樣興旺的生意，惟恐托人不效，只是自家動手；後來童七長大，有了父子兩人，所有婦女，教他鑿花貼金而已。

童七起先襲職的時候，也還不改其父之政；後來生意盛行，賺錢容易，家中就修理起房來；既有了齊整房舍，就要擺設桌椅圍屏，爐瓶盆景，名人字畫之類，妝作假斯文模樣；漸漸又齊整穿著起來；住了齊整房屋，穿了齊整衣裳。京師雖是帝王輦轂所在，那人的眼孔比那碟子還淺，見他有了幾個銅錢，大家把他抬起來，喚他都是「童爺」，喚他的婆子都是「童奶奶」。喚來喚去，兩口兒通忘了自己是個銀匠，儼然便以童爺童奶奶自居。

大凡親戚們的氣運，約略相同，童七買賣興頭，誰知童奶奶的父親駱佳才也好時運。他是個做貂鼠的匠人，連年貂鼠甚貴，他凡做帽套，揀那貂鼠的脊梁至美的所在，偷大指闊的一條，積的多了，拼成帽套，用玄■弔了裡，人只看外面毛深色紫，誰知裡邊是千補萬納的碎皮，成二三十兩的賣銀，漸漸的也成了家事，擲著了一個錦衣大堂的癢癢，把兒子駱有義補了校尉，跟了人緝捕拿訊，也賺了許多橫財，置房買地。人也都叫那駱佳才是「駱太爺」，老婆是「駱太太」，駱有義是「駱爺」，老婆是「駱奶奶」。兩家好不興旺。

卻說這樣又富又貴的童爺，穿了徹底的綢緞，住了深大的華堂，便不好左手拿了吹筒，右手拿了箝子，老婆扯著風匣，兒子扇著火爐。——這成甚麼體段？所以傾銀打造，童爺不過總其大綱，察其成數；童奶奶越發眼也是不見的；兒子小虎哥送在書館讀書，人有說他父親是個銀匠，他也不信；奇姑娘更是不消提起；俱是僱人打造，自己通不經眼。

這烏銀生活，當初童一品父子手裡，每一兩重的生活，熔化將來，足足的有三錢銀子。這僱的生人，他那管你的主顧，連那三成銀子盡數扁在腰裡，打的生活，一味光銅。那時運好的時候，一般有人成十成百的換去。戴壞了的，不過是兌換新貨，還要另加工錢。誰知人的運氣就如白晝的日光一般，由早而午，由午而夜，日頭再沒常常晌午的理。盛極必衰，理所必至。一般也還是先年的銅貨，偏偏的嫌生道冷起來，生意比往日十分少了九分。這一分之中換了去的，十個有九個來打倒；先年換去的舊物，多有執了票只來換銀，不肯換貨；還要指望生意復興，咬了牙只得換與他去。年終算帳，賺得不多，漸至於扯直，折本，一年不如一年；致得陳內官要收回本錢，不開了鋪。

起先童七還支架子，說道：「年成不好，生意不濟，不如收了鋪子為妙。」及至陳內官當真要收起鋪來，童七也不免的慌了手腳。陳內官差了名下的幾個毛食，齊到鋪中，教童七交本算帳。童七那裡有甚見銀，支吾了些除帳，四五百兩打就的首飾，二三百兩退回的殘物，正經管頭還少二百八九十兩，差十一二兩不到三百。毛食同了童七，拿了貨帳，都到陳公那裡回話。陳公將打成的首飾合那殘貨都稱兌明白，叫人收在原來箱內，其餘帳與少的數目，叫童七討了硬保，限一個月交還。童七也還不怕。果然到了一月，將家中的銀湊兌完足，照數償還，抽了保狀。陳內官倒覺甚不過意，待了酒飯，用好話慰貼而散。

童七回家，買了幾十斤紅銅做了本錢，仍舊開那烏銀的鋪。運退的人，那裡再得往時的生意，十日九不發市；才方發市，就來打倒。雖是紅銅，也用白銀買的。僱人打造，也用工錢，賃房開鋪，也用房價，這都算在折去的數內。

更不料「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」。九月十六是陳公公母親的壽日，陳公公新管了東廠，好不聲勢。來與陳太太做生日的如山似海。這本司兩院的娼婦，齊齊的出來，沒有一個不來慶賀。陳公道：「累你們來與太太磕頭，我有件好物兒哩，賞了你們罷。」叫：「兒子們，你去把那童伙計交下的烏銀疙瘩兒、挑牙三事兒，你盡情取來給我。」一個毛食去了一大會，取了兩大紙包來到。陳公說：「你打開包，見個數兒。」誰想那銅杭杭子原待不的久，過了三伏的霉天，久放在那皮箱裡蒸著，取將開來，盡情扭黑的都發了翡翠斑點。陳公一見，甚是驚訝，道：「這就是童伙計交下的麼？」毛食道：「可不就是他交下的怎麼？」陳公公罵道：

「這狗扶拍的，了不的，拿這精銅杭杭子來哄我呀！你再看看別的也是這個麼？」那毛食又同了一個把那皮箱抬到陳公面前，逐件取上來看，那有二樣！都是些「堯舜與人」，絕無銀氣。陳公公罵道：「這狗攬的好可惡！這不是欺我麼！快叫廠裡人往他家裡拿這狗攬的去！替我收拾下皮鞭短棍，我把這狗攬的羅拐打流了他的！」

你想這東廠的勢盛，又是內官的心性，豈有鬆慢了的？不過傳了一聲說道：「叫廠裡人去拿了童伙計來，老公待問他甚麼哩。」誰料堂上一呼，階前百喏。虧了還看伙計兩字的體面，只去了十來個人，也還不曉的陳公主意輕重何如，所以單把童七前推後擁，兩個人架著來了，也不曾劫他的東西，凌虐他的妻子。

及至童七拿到，陳公公已請客上過坐了，差人帶到班房裡伺候。童七打聽陳公公因甚計較，百計打聽不出一個信兒。「太太生日，我已送過禮，磕過頭了；若是嫌我禮薄，可為甚麼又盛設留我的酒飯？要是為交的貨物不停當，這已是過了這半年，沒的又腦後帳撇撇了？」卻好一個拐子頭小承恩兒出來說：「叫看門的有唱插秧歌的過來叫住他，老太太待聽唱哩。」童七平日與這小承恩兒相熟，叫道：「承官兒！」承恩回頭看見，說道：「童先兒，你可惹下了！你交的那銀器首飾，今日老公取出來賞人，都變成精銅，上頭都是銅綠。叫人尋下皮鞭木棍，要打流了你的羅拐哩！」童七道：「阿！原來是為這個？倒唬我這們一跳！我當著公公化給他細絲銀子就是了。過了這們暑濕的天，你就是沒動的元寶也要變的青黃二色哩，休說是經人汗手打造的東西，有個不變色的麼？承官兒，你來，我合你說句話。」拉到個屋圪拉子裡，悄悄從袖中取出夠一兩多的一塊銀子遞與他說：「你買炒栗子炒豆兒吃，你替我多多上覆老太太：你說童有瑩在太太合老公身上也有好來，嫌留下的首飾不真，我一五一十的賠上。這老太太的壽日前後三個月不動刑，這才是老公的孝順，與老太太積福哩。我賠銀子放不在我心裡，我可捱不的打。我帶著仙鶴頂上的血哩；我服了毒，老太太的好日子不怕不利市拉拉的麼？你好歹對老太太說聲，我等著你回話。」承恩把那塊銀子看了看，說道：「是好銀子呀？你別又是那首飾呵。」童七道：「甚麼話呀！一分低的，換一錢給你。你要對著老太太說的不打我呵，我家裡養活著個會花哨

的臘嘴哩，人家出我二兩銀，沒賣給他，我送了你罷。」承恩喜道：「你可別要說謊。你真個與我那臘嘴，我寧可不要這銀子。」童七道：「光有了頑的沒有吃的也沒趣，你留下這銀子，好大事呀？」承恩道：「你等著，我替你說去。」

承恩走到太太跟前，趴倒地磕了個頭，說道：「小的稟事，……」怎麼長，怎麼短，把童七的話稟了一遍。太太道：「這狗攬的可也可惡得緊！這精銅是拿著哄人的東西？別說老公，我也待打他哩！你合他說：我盡力替他講，饒他的打，叫他快快的拿銀子來取了牠的銅杭杭子去。你叫人拿盤點心，四碗菜，再給他素子酒，叫他吃著，吩咐人們別要難為他。你說是太太吩咐來。」

承恩得了這個赦詔，走到外邊，看著童七故意說道：「老太太的好日子，這沒要緊的事，我不敢稟，還了你的銀子罷。」童七道：「承官兒，你不稀罕銀子罷了，你沒的也不罕會花哨的臘嘴麼？是養活熟化的。你不給我說，罷，我把這臘嘴進給老公，老公沒有不喜歡的，饒了打不消說的，只怕還不教賠銀子哩。」承恩道：「你如今就把臘嘴取了來給我，我才給你說。」童七道：「他們肯放鬆我一步兒？誰去取？」承恩道：「你給我件照物兒，我往你家自己取去。」

童七家裡果然有兩個臘嘴，一個狠會哨的，一個不大會哨。主意是特與他那個不大好的，但事已急迫，無可奈何，只得與了他袖內的一個汗巾，叫承恩拿了自往他家去取。承恩飛馬也似跑到他家。童七被廠裡差人拿去，童奶奶著忙，門也不曾關閉。承恩走到他客位簷下，兩上竹籠掛著兩個臘嘴。承恩喜不自勝，端了一把椅子踩著，把兩個竹籠都取將下來，拿在手裡，叫了一聲：「家裡沒人麼？這是童伙計的汗巾子；老公等著要臘嘴，叫我拿著汗巾子來取哩。你留下汗巾子罷。跟出來關上門。」童奶奶趕著問道：「老公差了這們些人叫他是怎麼？」承恩一邊跑，一邊說道：「老太太壽日，請他赴席哩。」說著走的去了。童奶奶道：「這臘嘴養活了二三年，養活的好不熟化。情管在酒席上偏拉，叫老公知道，要的去。」說著，倒也把這害怕的心丟開去了。

承恩去不多時，只見提溜著兩個籠子，從那裡花哨著來了。童七道：「呀！你還留個給我頑，你怎麼都拿來了？」承恩道：「我摸量著你往後沒心頑了，可惜了的，撩了，爽利都給了我罷。汗巾子，我留在你家來了。你等等兒，我可替你稟太太去。」承恩只到後邊轉了轉背，出來說道：「太太吩咐：你原不該拿著精銅哄騙老公，其情可惡，極該著實打！太太因你做伙計一場，今日又是太太喜慶日子，等後晌太太合老公說，免你的打，叫你快著照數換了銀子來。你要變了卦換的銀子遲了，太太就不管這事了。吩咐你們拿他的人，叫別要難為他哩。太太吩咐，叫人拿四碗菜，一盤點心，一素子酒，給你吃哩。」童七道：「承官兒，你哄我哩。你進去沒多大一會，你就稟的這們快呀？」承恩道：「你管我快不快得怎麼？你只給了我臘嘴，我還嫌替你稟的遲哩。」說不了話，果不然從後邊一個人托著一個盤子，就是承恩說的那些東西，一點不少，叫道：「童先兒在那裡？太太賞你飯吃哩。」童七心裡有事的人，那裡吃得下去，吃了沒多點子，都與眾人吃了。叫承恩傳說：「童銀匠吃過酒飯，磕頭謝太太賞哩。」

卻說童七在班房裡候到三更時候，方才做完了戲，住了雜耍。送出客來，散了，回到廳上，吩咐打發下人。差人把童七帶將過去，稟道：「拿了童銀來了。」陳公道：「今日太太喜慶的日子，我且不合這狗攬的說話，這半夜三更，打的叫過過的也不好聽。你替我帶他往班房裡，吊那狗攬的，明日合他講！」差人齊聲答應，將童七帶出去了。虧不盡太太預先吩咐叫人不要難為他，所以陳公雖然吩咐叫吊，差人畢竟遵奉太太的言語，陪他大家睡了。

陳公回到後邊，從新又與他母親磕頭小坐，留下那唱插秧歌的老婆打著鑼鼓，扭著身子唱。將吃到四更天氣，方才收拾散席。太太道：「官兒，我有個分上要合你說哩。那童銀你差人拿的來了，你聽我說：你只教他賠你的銀子，你別要打他罷。我的生日，我許下這外宅裡一個月不動刑哩。他又是咱的個舊伙計，你又是我的個孝順兒子，聽了我這個分上罷。我已對著他許過口了。」陳公道：「這可怎麼處？他欺我多著哩，拿著精銅當銀子來哄我，把兒子不當瞎子待麼？罷，罷。太太說了，我任他怎麼，我也不打他，只教他賠銀子罷。兒子還有一句話稟太太：要饒了他打，他捱著又不賠銀，可怎麼處哩？」太太道：「你問他要個保人，限他兩三個月。他要不給你銀子，這就可惡了，我也就不管他。」陳公道：「也罷，也罷。就依著太太說。小廝們，計著些兒，明日再合我提提兒，看我今日酒醉忘了。」

到了次早，陳公因他母親生日，告了前後三日的假。這日也還不該進朝，陪著太太吃了早飯。太太又從新囑付了一遍。承恩把太太的話預先跑到外邊都對童七學了。陳公吃了飯，要出前廳理事。太太又再三囑付，惟恐他忘了。陳公坐在廳上，叫帶進童銀來，又叫人將他所交的銅貨抬到廳上。差人將童七用鐵繩鎖項，跪在階前。陳公道：「呃！你這狗扶拍的！你睜開那扶眼看我是誰呀！你著我當吃屎的孩子哄我，領了我細絲銀子，交精銅棍棒子給我！拿著這精銅杭杭子哄人家銀子兌分兩也就罷了，還每兩問人家要三錢工錢呀！你就不怕我，可你沒的也不怕神靈麼？你說有兒有女的哩，你就不怕男盜女娼，變驢變馬？你填還的人家了麼？我問你：你那裡的門路兒尋了老太太的分上壓量我？我不把這狗扶拍的打個足心，我這口氣怎麼出的！」童七隻是磕頭說道：「老公在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，滄海似的大量哩，就合小的這們東西一般見識？老公可憐見，把手略抬一抬，小的就過去了；要不肯高抬貴手，也只是臭了老公席大的一塊地。」

陳公道：「狗扶拍的！你把我的一千兩本錢使了這們些後，你只三分利錢算給我，你該還我多少，你自家定數兒。限你三日我就要！你如違了我的限，我也顧不的甚麼太太太爺的了！」童七道：「老公在上，小的有句話稟：領了老公的一千兩本錢，每年算帳就沒交些利錢與老公？四時八節，老公生日，太太壽辰，小的就沒點孝心？怎麼老公又說起利錢來了。」陳公道：「呃！狗攬的！你不講利錢，罷了！我的本錢呢？交閃給你的銅來麼？」童七道：「你看老公糊塗。要不是使銅，我銀匠生活也賺錢麼？每年老公也使著二百兩的銀子；小的送的禮，那一遭不勾好幾兩銀子；這都是那裡來的？」陳公道：「狗攬的！你又合我強哩！你那加三工錢，這不是利錢麼？」童七道：「我說老公糊塗，老公又真，說這加三工錢，算著有了三百六十兩。僱的人不給他工食，不吃飯？老公得了總分兒，小的這們條大漢，只圖替老公做乾奴才，張著一家子的牙茬骨喝風罷？小的算著，這十五年，老公，你也使夠有三千往外銀子。俺老子合去世的老公手裡的帳不算罷。小的勸老公差不多的也就罷了。」陳公道：「好狗攬的呀！孩子們，你聽，他這不是說連本兒都不給我了麼？我要銅杭杭子做甚麼！人不依好，太太說了，我家裡不好打他，替他帶到廠裡去伺候著！我自家也不打你，發給理刑的去！」差人答應了一聲，頓著鐵鎖就往外拉。童七道：「你慢著拉，我還有話稟老公哩。」陳公道：「帶到廠裡去，別要理他！他是佞嘴，聽他做甚麼！沁掌案的先兒寫個票兒，連那銅杭杭子兌個清數，連人發給理刑周百戶，叫他照數替我嚴限的追！」

童奶奶那夜等童七不回，只道他在陳公外宅通宵暢飲，不在意下。等到次日將午不回，方叫小虎哥到陳公外宅門口打聽。恰好正撞見昨日去拿臘嘴的承恩，方把太太說分上饒了打他，他不肯賠那本錢，致的老公怒了，剛才拿了票，連銅合人都發到理刑的周家追去了的話說了。

虎哥回家，對童奶奶說了前後。童奶奶道：「好混帳的杭子呀！錢是什麼，拿著命不要緊哩！這理刑衙門是甚麼去處，這內官子的性兒，你惹發了他，你還待收的住哩！」拿過個首帕來捋了捋頭，換上了件毛青布衫，脫了白綾裙子，問對門吳嫂兒借了條漂藍布裙子穿上，腰裡扁著幾百錢，僱了個驢，騎到太僕寺街四眼井旁邊管東廠陳公外宅，下了頭口，打發了驢錢，往門裡竟闖。看門的攔住，道：「呀！那裡這撒野的堂客！這是甚麼去處，你竟往裡闖？虧我看見；你要三不知的闖進去，老公正在廳上看著人擺桌子哩，你這不做弄殺我了！」童奶奶望著那人拜了兩拜，說道：「我不曉的新近立了規矩，我只還當常時許我不時的走來。」看門的道：「你是誰？我不認的你。」童奶奶道：「我是童伙計娘子。我來替當家的還銀子哩，要親見老公，還見太太。」從腰裡扯出三百黃錢，值著四錢多銀子哩，遞與那看門的，道：「這幾個錢送與爺買酒吃，煩爺替我稟聲。」那看門的見童奶奶為人活動，又有幾分姿色，不忍的拒絕，最要緊又是那三百黃錢的體面，隨滿口答應道：「這大街上不便，奶奶請到門房，屈待略小坐一會兒，我替奶奶稟去。」那看門人把錢裝在兜肚裡面，蹭到廳前，灑著手旁站著。

不多一會，陳公看見，問道：「你待稟甚麼？」那看門的跪下，稟說：「童伙計的娘子來見老公合太太哩。」陳公說：「他見我待怎麼？有甚麼話說？」那看門的道：「不知他待稟甚麼。他只說他漢子沒天理，拿著老公的銀子養活了他這們些年，不報老公

的恩，當著太太的壽日頂撞老公，叫老公生氣，他來替老公合太太磕頭，認賠老公的銀子。」陳公道：「他就是這們說麼？他說他漢子沒天理，負我的恩麼？」看門的道：「可不是他說的怎麼？」陳公道：「你說這童銀狗攬的，人皮包著一付狗骨頭，還不如個老婆省事哩！那老婆也好個模樣兒？」看門的道：「俊兒的，風流不醜。」陳公道：「你叫他進來。」

童奶奶走到階下，磕了四個頭。陳公問道：「你是童銀的媳婦兒麼？」童奶奶道：「小的就是。」陳公道：「你剛才說你男子漢沒天理，負了我的恩。你只這兩句話就是有良心的人，我的氣消了一半。」童奶奶掉了這個口氣隨道：「可不小的說來？他硬著個脖子，聽人句好話麼！說老公待交帳收舖子哩，沒有銀子交，算計待交那打就的首飾。小的這們再三的說：『那貨低假，良心過不去，還不的老公。咱一家子頂的天，踩的地，養活的肉身子，那一點兒不是老公的。你哄騙老公，就合哄了天的一樣，神靈也不佑你。你有銀就一一的還了老公，老公見咱沒飯吃，自然有別的生意看顧咱，渾深捨不的凍餓著你。你要沒銀子，你倒是老實在老公上乞恩。只怕老公可憐你這們些年的伙計，饒了你也不可知的。如老公必欲不饒，脫不了咱家所有的，那個不是老公賞的？咱變換了來賠上。你只別拿著這假杭杭子哄老公。』他那裡肯聽這話，只說：『沒帳，沒帳！咱老公家希罕這個哩，過過眼，丟在一邊去了，還待出世哩麼？』天也不容他！叫老公看出來了，還不認罪，還敢合老公頂嘴，這不是尋死麼！」

陳公道：「你的意思是待怎麼？」童奶奶道：「小的的意思：這們忘恩負義的人，發到理刑那裡監追，打殺也不虧他；只是小男小女都要靠他過日子，天要誅了他，就是誅了小的一家子一般。望老公掣他回來，叫他討個保，叫他變了產賠老公的，免發理刑追比。」陳公道：「這不難麼。我看你好人的面，我知道，有處。你家去，我叫人寫票子提他回來。」童奶奶千恩萬謝辭了出門。陳公果然把童七監裡提出，吩咐道：「我看你媳婦是個好人，免你監追比較，銅貨六百兩，量賠三百兩，限兩個月交完。再敢抗拒，全追不饒。」

童七見把他發到周百戶那裡，自料家業凋零，更且性命不保，無門可救，只是等死，不料得他媳婦一片虛頭奉承，輕輕脫了虎口，免了三百兩紋銀。人說「家有賢妻，男兒不遭橫禍」；況有智婦，何慮災患不消？但不知童七運氣何如，將來怎生結束，且看後回再說。